

文化演進之軌跡

曹子羽 遺著

作者曾在六九年六月一日出版之東方雜誌，發表社會基本事象與歷史循環走向之關係一文，欲對紛紜之世故，多變之人事，探本窮源，闡明其所以然之故，意有未盡，用再起草此文，以爲繼響。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本由人文，爰題之曰：文化演進之軌跡。謹陳其梗概如左：

一

人類受生物學三大法則之支配：一、生活必付代價。二、生存必賴繁殖。三、存活必須競爭。因而發生主觀知能與客觀環境之裏應外合，遂走上文化演進之途。同環境而異知能，如同居沃土之北美印地安人與白人；或同知能而異環境，如同爲雅利安種與蒙古種之分居寒溫帶或沙漠；其演進歷程及結果均不相同。而人口之繁殖，則尤同時具有文化演進之催化劑及強化劑之效果。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人即萬物之一，兩相發明，其全義應爲「天道無親，常與善物。」則與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語，完全相同。

二

人類天賦之本能，與所能之內涵，即原始的能所關係，爲文化演進之樞輪。例如告子「食色性也」一語，食即求食，亦即荀子所謂「財非其類以養其類。」色即求偶，亦即易傳所謂「男女媾精。」性即本能，亦即孟子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良知」「良能」。代表人類生活與生存之原始要求與能力，一經步上文化演進之途，在程序上即不能自止；在內容上亦日趨於質的提高與量的增多之境。而其間之交互激發，尤可謂爲多采多姿，爲巧歷之所不能窮。

猶太神話，上帝創造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夫婦，食伊甸園中之蔬菜與果實，以無花果葉爲衣，只因偷食知慧之果，因而逐出伊甸園而墮落人間。不過將食色性也的質樸事實，以及走上文化演進之途的必然發展，加以美麗的渲染罷了。

三

互助與競爭，爲多采多姿之人事萬花筒兩大柱石，互爲條件。互助，所謂社會國家爲互助之體，道德仁義爲互助之用，實爲進向高一層次競爭之條件。競爭，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爲促進競爭體內部互助之條件。是以互助爲進步之母，而競爭則爲其父，達爾文與克魯泡特金必須結爲聯盟，以促成人類進化之盛德大業。有互助無競爭，或有競爭無互助，在文化演進律上爲不完全，終將影響演進體之前途，一切成敗禍福，由此而分。

互助以平等爲基礎，其作用爲團結，物不得其平則鳴，便失去了內部的和諧。競爭以自由爲基礎，其作用爲進步。不自由毋寧死，便注定了內部的僵化。團結與進步，爲文明社會不可或缺之要素；而因兩者互爲制衡之故，本身即寓有第三要素秩序在內。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平等「方以智」，自由「圓以神」，皆須依規矩而成。

爲兼顧平等、自由與秩序，亦即團結進步與規矩，因此文明社會之群體活動，機會必須均等，教育機會均等，服公機會均等，就業機會均等，以體現平等團結之要求。成就歸於競爭，求學而至碩、博，仕宦而至將相，殖產而侖素封，以體現自由進步之要求。機會均等之出發點，與成就競爭之到達點，在進止全過程中必守一定之規範，有各種學規官規行規以品節之，以體現秩序之要求。禮樂政刑，思想學術，個人心性，群眾風

習，均依此要素而運轉，其成敗得失，亦可依此而判定。

四

依據人類之基本要求以及文化演進之事實，其必然歸趨，將使人類因社會分工而成爲：一、文化的動物，從個人本能到全部知能組織的一份子。二、政治的動物，從夫婦之道到全部權勢組織的一份子。三、經濟的動物，從簡單衣食到全部財富組織的一份子。復因知能、權勢、財富三者本身運作特性之關係，而形成三種社會基本事象，即知能、權勢、財富三者，均向少數人集中，形成孔子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之對比現象。而孔子則在技術條件之上，加以價值條件，認爲不以其道得之則不取與不去。總而言之，人既是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動物，則知能權勢財富三者，可謂全體有份而少數當權。如果整個社會結構，可比喻爲橢圓形的話，則此三份少數的當權人，恰構成這個橢圓形的穹窿頂部。

文化上精益求精之運作特性，通過差別報酬之功能制，發展爲高知能支配低知能之態勢而形成知與愚之顯明對比，政治上少數管理之運作特性，通過層次分明之職階制，發展爲有權勢支配無權勢之態勢而形成貴與賤之顯明對比。經濟上擊息增殖之運作特性，通過私有財產制，發展爲多財富支配少財富之態勢而形成富與貧之顯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歸結爲「牖人牖於人」，「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之分野，英哲羅素則稱之爲宣傳或說服的權力，軍隊或警察的權力

，以及經濟的權力。事實上此種少數人與多數人之對比；同時在多數人無不具有爬上少數人地位之慾望下，往往成爲一種以多數人的量的優勢平衡少數人的質的優勢之可禍可福之不穩定態勢。其間知能集中之少數人，實處於關鍵地位。因爲他們可能帶動整個社會向上，也能使之向下。凡能集中權勢與財富的人，大抵即爲集中知能的人。但知能集中大部份可倚恃內在條件，易於見功；而權勢財富之集中，大部份要靠外在條件，難盡如人意，陸機豪士賦序曰：「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故權勢財富集中之人，雖必爲知能集中之人，而知能集中之人，不必盡爲權勢財富集中之人。龔定菴詩：「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此非溫情主義所能解決。有能無所，本爲人所難堪，未滿所欲，則必狡焉思逞，此人間之所以多事也。

五

多事之人間，其總目標不外乎求生存，而其結果則有得失禍福之異。大抵在知能權勢財富三集中向上締造，或前一集中趨於崩解，後一集中重行締造之過程中，則此一社會爲蒸蒸日上之社會，爲少數與多數相互依存之社會，爲太平盛世之社會，在歷史上稱爲治的時代。在三集中發生其自身墮落之僵化惡化，或外力破壞之天災人禍，因而處在崩解或暴力變革之過程中，則此一社會爲節節向下之社會，爲少數與多數相互敵對之社會，爲百病叢生之社會，在歷史上稱爲亂的時

代。若前者相當於周禮「九兩得民」之社會，則後者恰爲其反面，成爲「九戾失民」之社會了。然無論反復締造或反覆崩解，其三集中之基本事象，依然不變；不過換一批新主人或其集中方式略有不同而已。此足以說明古今中外歷史上治亂循環之準確原因，而爲中哲如孟子、王船山，西哲如恩貝多克利斯、亞里士多德、斯賓格勒、湯恩比等輩所苦心思索而不得正解者也。

是故開發中之國家，由此以觀，實佔有程序上之優勢，蓋其以已開發國家三集中之程度爲上限之目標，苟其領導人足夠明智，將可由低集中進至高集中，以至充分集中，將有相當長程之蒸蒸日上之景氣呈現也。

上文所引「九兩得民」，見於周禮天官太宰，原文列舉九種上下協耦關係，若加以歸納可將「師以賢」「儒以道」「得民」二者歸入知能一類；「長以貴」「牧以地」「吏以治」「家以族」「友以任」「得民」二者歸入權勢一類；「主以利」「藪以富」「得民」二者歸入財富一類。故曰九兩得民。九戾失民，是本文所作的反面推理，春秋左傳所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揚雄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亦即智詐愚，貴凌賤，富欺貧，則必離心離德而演出以多數量的優勢對抗少數質的優勢而成爲「衆暴寡」的公式了。

六

經常維持適度之平衡，即中庸之道，似可使三集中向上之進程，不至達於無可再進之極點而

有轉向下游之危險。此則以均智救知能集中之敝；以均權救權勢集中之敝；以均富救財富集中之敝，使少數與多數經常在相互依存之安和狀態中，此即孔子之「和無寡」「安無傾」「均無貧」之理想，而中山孫先生標舉為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者也。三均為目標之三經，而實行之方法，則為前文業已述及之機會均等，成就競爭，進止規範之三緯。合此三經與三緯，足以糾正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追求更高集中之夸父追日式之災禍；或如集權共產國家之從事侵略以擴張集中之飲鴆止渴式的災禍。

古往今來之政壇人物，很少不為其巧取豪奪僥倖詭遇之所得而衝昏頭腦忘其所以者，然少數與多數之間不穩定之危險情形，是一種非常巨大的潛在威脅，如影之隨形，如芒刺在背，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如無形敵人之從後追擊，不管當權者是否有此警覺，總是以無比之社會壓力，驅迫全體掙扎以導求出路。若坐視頹波之日下而束手無策，未有不爆發為暴力變革者。自命有策而實則短視之徒，大概會採取捷徑，立趨於白色帝國主義或赤色帝國主義之手段，甚或消極的利用外患以緩和內部壓力而終至不可收拾。人類前途之三大災禍，除太陽系崩解，或氣候與地層發生劇烈變動外，二為循赤色路線之引發核子大戰，三為循白色路線之破壞自然平衡，耗竭資源。非此即彼，走上人類自殺之途。

七

人類文化的演進，自原始的食色性也，到復

雜的知能組織權勢組織和財富組織，可以分或若干層次，非特時間上從低到高依序發展，在空間上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民，也同時作平面的存在，假如澳洲沙漠的原始人民和紐約摩天樓中的現代化人民，同時存在於二十世紀的今天，不過原始人民為數甚少，不足掛齒罷了。大抵人類一進入群體生活，則知能組織權勢組織財富組織便伴隨著興起，而三集中之客觀事實，便不可避免了。三集中有時給人以幸福，一如其在蒸蒸日上締造時期；有時給人以災禍，一如其在節節崩解的破壞時期。而歷史紀錄所留給我們的，則確乎災禍多於幸福。於是面對這種事實而無可奈何的悲天憫人者，便發為宏誓大願，思登斯民於衽席，濟烝人於塗炭。而其方法則為一超越、二匡正、三適應、四反激四種。大宗教家以信仰超越現實，如上帝天國，極樂世界之類。大哲學家以理性超越現實，如精神世界，天人合一之類。其他哲學流別之欲以理想匡正現實者，如理想國烏托邦之類。之欲以道德匡正現實者，如德化禮治，苦行克己之類。之欲以客觀適應事實者，如順乎自然，無為而無不為之類。之欲以功利適應事實，如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功能主義、實用主義，以及政治上之各種手段及主義如韓非、馬甲維里、霍布士洛克之所主張者之類。之欲以偏鋒反激事實者，如激情主義、意志主義、直覺主義，三絕主義——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類。大抵非為幻想，即屬空論，非陳偏方，即走極端，安得舉其體用之全，而行乎中庸之道如上述之三經三緯者乎？雖然，人類既已步上文化演

進之途，一下子要有全知全能之造詣，未免要求太高，發現錯誤不及之處而逐漸改進使達於比較圓滿之境，乃為合理之期望。其間歷史家與教育家兩者，任務尤為重大。歷史家應忠實紀錄準確而完備之社會投影，以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資。教育家應將此準確而完備之社會投影，啓迪後人，發揮社會遺傳之功能。「指窮於為薪，火傳焉，不知其盡也。」若人類尚有光明之前途，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